

Poison is Medicine, 3 August 2021, Halif...

来源: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0DL0Dy0I5qk>

讲师:

很高兴看到这里这么多年轻人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有人在用
观看，我们最好注意一点。我不知道我已经来过八次了。

Zoom

总之，我自认为是金刚乘的修行者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——也许是因为我出生并成长于某种文化、国家与家庭的熏陶之中。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件好事，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幸运；但它也可能成为某种阻碍，某种阻碍真正修道的障碍。

有时我想起从小看过的那些图像和雕像：非常宁静圣洁的释迦牟尼佛，忿怒相的骷髅头，男女双运的神像，牛头人身像，象头人身像，还有许多人兽合一的形象——那些看起来邪恶的和看起来神圣的，混杂在一起。我不确定这对我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有时我觉得是好事，有时又觉得这一切或许让我疏远了真正欣赏密宗智慧的机会，最终被文化所束缚。

但我也成长于一个非常重视推理的文化与传统之中。可以说，我至少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佛教逻辑、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上——这种思维方式需要分析很多东西，乃至解构一切，包括佛、法、僧，以及我们所需的一切，就像佛陀亲自教导我们的那样。祂教导我们、鼓励我们去分析，不要只看表面。

我必须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发现这种对推理、逻辑和分析性思维的欣赏，并不仅限于印度或西藏传统，在西方同样如此。所以我从小就对它充满热情，渴望欣赏——该怎么称呼它呢？文艺复兴？理性时代？浪漫主义？是的。

但从佛法的角度，从巴查里亚那的角度来说，夏天的时候我会去佛教学院，基本上就是解构一切、分析一切。然后在寒假期间，我成长过程中，两边的家人通常都是瑜伽士，有大手印和大圆满之类的传承。两边都有很多暗示，说我把时间浪费在分析和解构事物上，说我把生命浪费在怀疑一切上，说我多么缺乏纯粹的感知与虔诚。

回首往事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拥有这两方面的熏陶。但成长过程中，冬天时真是乱成一团——到处都是叫上师“心灵感应者”之类的说法，莲花生大师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，连山都向他跪拜，器物自行移动，各种奇迹纷纷出现。到了夏天，又回到坎贝尔式的解构主义，什么都解构。

总之，经历了五十年，我想我可以说不……我不想显得太狂妄——我觉得自称修习金刚乘，实在太狂妄了。但我想可以说，我渴望、我希望修习佛法，特别是金刚乘。当然，不是一直都这样，只是偶尔，在我清醒的时候。那时我真的会非常激动、非常兴奋、非常确信。

我喜欢"毒药即良药"这种说法，它让我兴奋。我喜欢听到"世俗即神圣"这样的说法——神圣即神圣，对吧？我也喜欢听到"这种情感，我拥有这种情感，它是非常轻松的智慧"这样的话。我喜欢这种说法。当然，这只是理性的层面，但我的意思是，现在是 2021 年，还能听到这样的说法，这很好，这很棒。

而且这不仅仅是格言。"毒药即良药"、"情感即智慧"、"世俗即神圣"——这不仅仅是格言。这种哲学，或者说这种科学（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），还有实际的技巧，有实际的路径可以应用这种技巧。

你称之为经验主义，对吧？我们喜欢它，不是吗？它是经验性的，而这些格言所表达的——"世俗即神圣"、"毒药即良药"——正是经验性的。你可以亲身体验，你可以亲身感受自己是否拥有这种体验。无论是什么情绪，它可以是忧郁的、感伤的，也可以是极具破坏性的，甚至是沉闷压抑的——但现在，我们可以体验到，它们其实蕴含着智慧。这不仅仅是一句空话。

我知道接受它很难，但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机会。如果你真的给它机会，它就可能成为现实。这不是神话，也不是故事。这种修行、这种传统和知识已经存在了两千年，它不是最近在南海滩某个地方，有人看到日落时兴奋地发现的。它经过了许多人的验证——事实上，是许多杰出人士：学者、国王、王后，以及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领袖，例如可汗。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。

朋友们，人们有时会说——他的行为举止不像个佛教徒，你知道，这是人们会问的问题。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因为不知何故，我们把佛教归类为"行为端正"的代名词。这确实很有意思，但也许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。

有很多有趣的人——成吉思汗，是的，他确实是个很有趣的人。还有一位，比如西藏的赤松德赞王。如果你问一个藏人，尤其是宁玛派藏人，他们会尊崇他为伟大的文殊菩萨化身、慈悲的化身等等。但历史也记载，他有时像个孩子一样——当他对大臣们生气时，会吃掉自己的鞋子，在地上打滚，甚至自残。但这位国王也确实统治着大地。

我认为，我们有时应该超越刻板印象。就像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，我们总是对他们有固定的印象，仿佛人类某种程度上停滞不前一样。无论如何，有很多有趣的修行者，特别是在佛法，尤其是金刚乘中。它经过了许多人的检验与实践。

我必须说，也有很多江湖骗子——很多滑稽的江湖骗子，他们利用大乘、金刚乘等各种名目。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性，江湖骗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，而且机会主义者不在少数。不仅如此，密宗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。有些人可能认为金刚乘佛教是现在才变得有争议的——不，它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，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。很明显，我们这个体系里有人说毒药是药，你还能指望什么呢？这本身就是在自找麻烦，不是吗？亵渎即神圣——你一开始就引发了争议。

所以密宗肯定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的，这可以理解。不仅如此，事实上有许多所谓的"人"真正谴责密

宗，尤其是在佛教内部，而且很多时候是理所当然的。历史上，密宗一直被怀疑，充满疑虑。如果你研究密宗的历史，你会发现它一直被——我不喜欢用“秘密”这个词——严格保密，从未公开展示，而是被非常认真、谨慎地守护着。

事实上，密宗之所以被如此严密地保密，是出于过去密宗传承持有者的关爱与慈悲。因为我们不仅需要防止人们滥用密宗——当然，这一点很重要——但我认为这远不如另一点重要：如果那些尚未成熟、还没准备好的人，哪怕对这不可思议的、神奇的——我不知道，或许可以称之为炼金术——哪怕只产生一丝怀疑，都会让他们与密宗渐行渐远。用佛教的说法，这种疏离会让他们在无数世中都无法接近密宗，这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幸。

所以，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告诫。我的老师总是这样告诫像我这样的人：无论你做什么，都要尽力做到最好，不能让任何人对金刚乘产生怀疑，否则他们就会在无数世中与密宗渐行渐远。

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有点沉重，我先缓和一下语气。有些人害怕相信理性，然后就陷入地狱界。而一些密宗修行者更担心的，是变得“理智”，而不是下地狱。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，如果你对我在说什么感到困惑的话。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陈述。

实际上，这不仅存在于金刚乘，甚至在大乘中也是如此。当被问到该向谁传授空性时，月称菩萨说，他从未选择过那些聪明、博学、理性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——也就是说，从未选择那些哈佛和耶鲁的毕业生（这是我编的说法）。那他选择了谁呢？他说，应该向那些仅仅听到“空性”这个词就会起鸡皮疙瘩、眼含热泪的人传授空性。

这非常神奇——因为月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你知道，他是个极为厉害的推理大师。他的《入中论》（Prasanghi Madhyamaka）解构了一切，但最后他在问该教谁空性时，却说：这是留给那些听到空性这个名字就会起鸡皮疙瘩的人的。

如果你仔细想想，这其实是一种提升，很有道理。这些话容易理解，却意义深远。我认为这些话揭示了承载空性教义的载体——光是聪明是不够的，事实上聪明并不那么重要。你需要的，英语里有个词叫“neck”，对，脖子。你不能没有脖子，你必须要有那个——你只需要有那个……

你知道，我查了一下“neck”这个词，英语词典里说，有些人天生就有那种麻烦。有些人就是有那种脖子，像弯了一样，往一边弯，挂住了，就是挂住。有些人就是有那种脖子——如果你问我这是什么，如果你问我这脖子究竟是什么……

我想佛教徒会把它叫做“有福报”——“sanam punya”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英文词。

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懂这个。你们知道，你们当中有很多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会被那些有时半醉半醒、发出吱吱声的人所激励。你们会被某些人深深打动——就像有些人看到Lady

Gaga，看到她那件肉做的夹克，对吧，几乎要达到高潮的状态。你知道，你就是有那种脖子。这种事就是会发生，你懂我在说什么。有些人天生就很擅长房地产，他们知道该买什么、什么时候买，就是有那种本事。我认识这样的人。

如果你遇到这种有福报的人，当然没必要刻意对他们保密——或者说"保密"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，应该说"珍藏"。保护它、珍藏它、不随意外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公开展示，反而不重要。

但藏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糟糕。我的意思是，整个西藏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种"巴吉里" (bajiri) 文化。在西藏或不丹这样的地方，这或许情有可原。但藏人就是守不住秘密，他们总是渴望谈论和展示，这让修行者陷入了严重的危险——尤其是在1959年之前的西藏，那里没有书店，没有书架可以让你自由选择，比如卡巴拉之类的，选择非常有限，也许当时唯一的佛教图书馆就是现在这样的形式。所以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样很危险。

这是佛陀的加持——像脉轮桑巴拉和金刚瑜伽母这样的图像真是令人惊叹。你知道，我们在纽约州北部等地的法中心里就能看到这些，外人来到这里，会觉得："哇，太棒了，包容度这么高。"也许他们看藏传佛教的画像，觉得很抽象，不太了解其中的含义，但藏人确实不擅长保守秘密。

就连我今天来到这里，你们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我是金刚乘的学生——对吧？这其实并不好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我刚才也告诉了你们，我渴望修习王室密宗。我不该说这些，尤其是有新人在场的时候，本来应该换一种方式说的。但现在已经这样了。

嗯……总之，正如我所说，我的确渴望修习密宗，我不想妄自宣称自己是密宗修行者。我这么说并非出于谦虚，更像是一种免责声明。是的，我渴望修习金刚乘，但并非总是如此，也并非百分之百。

原因在于，即使过了这么多年，密宗的教义仍然让我感到惊奇。这意味着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现，还有很多东西尚未探索。就在不久前，我在纽约的时候，有人给了我一本密宗典籍。那天下午没什么事，我就读了几页。这本书我以前读过很多遍，但读起来却仍然让我惊喜不已——有些句子和短语我读过无数遍，却仍然能从中发现新的信息。

所以，是的，我的确渴望修习金刚乘，但我认为它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。我想这是因为密宗的视野既广阔又深邃。不仅如此，有时候密宗的观点太过简单，简单到我根本无法接受，不敢接受——因为"不劳无获"的逻辑在我身上根深蒂固，当有人说"无需费力"时，我简直难以置信。不只是观点，密宗的技巧和方便法门也浩瀚无垠、深不可测，我的小脑袋瓜根本装不下。

我不接受密宗的原因有很多。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身上残留的有神论思想依然存在，这其实挺让人震惊的。我从小学习的是中观和婆罗门教等等，但这一定是前世的后遗症——那种有神论式的、依赖救世主、认为有人会来拯救我的观念，在我身上根深蒂固。所以，密宗有时对我来说难以理解。不仅如此，有时我身上还残留着无神论的思想，这同样在阻碍我理解和欣赏密宗。

非常复杂。而且最近当然也受到了诱惑，想要加入你们所谓的"潮流"。哇，这诱惑力真大——想要随波逐流，可不是正統的做法。你知道有句话叫"非友即敌"吗？对，非友即敌。哇，这说法真强烈，它真的让我感到震撼。当这种震撼袭来，就会动摇你正統修行的能力。当然，我也害怕那些伪善的自由主义者的愤怒。

我必须说，那些正在看我脸书或其他社交媒体的人——也就是你们所谓的我的"前任们"——你们知道，我试图激怒他们，激怒那些自由主义者。但这在心理学上其实叫做逆向心理学，意思是说，我其实太害怕他们了。我不知道……自由主义者的愤怒真的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

除此之外，我还想说说我是如何发现自己不太适合做一个强大的密宗容器的。你知道，就像我喜欢收集铅笔一样，我喜欢收集包——但那些都不重要。更糟糕的是，我喜欢收集解药。好的密宗修行者不喜欢这个，他们会很紧张地看着我，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我喜欢收集解药，我认为解药是好的，道德伦理也认为它们是健康的，但这些都是人类的思维方式——人类的思维就是这样运作的，很复杂。

我们说我们喜欢跳出思维定式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喜欢从书本中学习。但真正应用这些知识却很难，因为我们也想融入他人。就像我跟你们说过的，随波逐流的诱惑非常强大。即使你渴望一杯好咖啡，如果附近有一家不知名的咖啡店，选择起来也很困难，不是吗？选择星巴克要安全得多，因为你已经知道那里有什么——大杯、中杯、小杯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你会感到安全。选择那家不知名的咖啡店本身就是一种冒险，充满挑战。

所以，这一切基本上……"摧毁"可能不太准确，但这一切至少在削弱一种魔法——某种魔法之网。你知道，毒药也是药物，这是一种魔法；药物也是毒药，这也是一种魔法；而事实是，并不存在终极毒药和终极药物，这本身也是一种魔法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们落入"毒药只是毒药、药物只是药物"的陷阱，就会剥夺我们享受这种无限、浩瀚、深邃的魔法财富的能力。无论如何，在这个你们称之为经验主义、科学和技术的世界里，"魔法"这个词可能已经不再被接受了。

好吧。业力连接的力量、因果的力量是如此强大，以至于即使在距离瓦拉纳西恒河数英里之外的地方——在这里——大手印的教义、大圆满的教义，被吉姆·伯恩布切和你们许多人带到了这片土地。是的，我对这个地方的感觉很复杂，我不知道它是否正在好转。

但是，他所说的很多东西，甚至不用考虑佛法本身，就已经充满了对所传承之法的感激和敬畏。如果你在阅读那些文本，有时会唱诵这种传承的经文——我不知道你们很多人是怎么想的，但即使是像"觉知是禅修之身，无论生起什么都是新鲜的，这是证悟的本质"这样的诗句，对于这位简单安住于此并建立了整套体系的人而言……如果你真的能思考这些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这样的教义被带到了这里，不仅仅是在喝咖啡时随手翻翻，而是你们当中许多人花了数年时间认真参与。

拥有金刚瑜伽母、脉轮、三昧耶这样的智慧和概念，这整套象征语言和修行方法，对外人来说想必非

常陌生。但这一切仍在传承。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观察了过去大约三十五年，经历了许多挑战，但这些仍在继续——仍然有人认为所指出的那些东西很重要，值得去追寻，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。在我看来，这些都是福报，令我深受鼓舞。

要记住，在西藏真正建立佛法花了一千多年，或者说大约两百年，当然也经历了许多挑战，因为这非常珍贵。我读的另一篇文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——比如“根登”（gendun）的概念，我不知道那些刚接触这个概念的人会怎么想，它难以言表。但那深邃的“日”（nyi）——太阳之下，清晰明亮，多么深刻，公正坚定，强大有力，强大到你无法想象——你永远不要对此有任何怀疑。

今天我和一些年轻人交谈，我感到非常鼓舞，想在这里重复一遍。你知道，我听说人工智能的世界正在蓬勃发展，人们会因此产生身份认同危机——因为很多工作和职业将被人工智能取代，这意味着：我们是谁？我们现在是什么？很多时候，我们把自己与一份工作或某种职业连结在一起。当然，在现代社会，我们与自己疏离，我们有存在主义的焦虑。

那时，如果你能再坚持几年——我想说一百年——我会说：是的，如果你能继续保持所有这些价值观，然后就会出现一些后续的故事。你知道，有些人会害怕这一切，会感到恐惧和怀疑，然后各种懦弱的人就会出现……我正在读藏文，翻译得很粗糙，别笑我太多。文中说，突然会冒出一群蒙面人，他们躲进了山洞、森林和水里，然后自相残杀，吃掉了自己的亲人。这是一封信——是黑阿什（Kalachakra?）的信吗？我正在翻译，所以别太苛责我。但这真是不可思议——如果你能再撑一百年，那就是iPhone

12. 大约二十年后，当它被收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当人们嘲笑当时用的是多么古怪笨拙的东西时，这些文字将成为这场身份认同危机的答案。

今晚我需要你们记住这句话，这实际上是我唯一想说的——

我之前说的其他东西，只是为了填满今晚的时间。这才是我真正想对在场各位说的。

当然，你们会面临挑战，当然，你们必须去面对。有时候要坚强，有时候要非常巧妙地应对，但一切都需要珍惜。我认为这里很多人都在为保护它而努力，我为此感到高兴。我知道有些人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赘述细节了。

好的，有人告诉我很多问题。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回答所有问题，但也许可以回答一些。好了，现在开始。我会的，是的，我不能摘下面具。这些问题来自四面八方，我们挑选了一些来回答。这些都是难题。

哦——你怎么判断一位老师是在虐待学生、出于困惑，还是在运用善巧方便？你怎么判断？

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，是谁问的？因为如果你没有学习和修习密宗金刚乘，这种问题根本不应该存在。当然，即使在金刚乘中，老师也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独生子一样照顾学生，承担更大的责

任。所以，在金刚乘中虐待和伤害学生，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，因为金刚乘的基本基础是别解脱（pratimoksha）。无论你是哪一种密宗修行者，都必须修行，都必须皈依佛法和僧伽。而皈依佛法和僧伽的基本修行，就是不伤害他人。因此，即使在这个层面上，老师也不应该伤害他人。

但是在密宗中，如果你有意识地——这一点我一直在强调，因为最近金刚乘界发生了一些事情——如果你经过大量的分析和思考，有意识地决定运用金刚乘，决定走这条路，加入这场冒险，那么你必须有足够的智慧、勇气和胆量，把很多事情都当作善巧方便，不仅仅是修行方法，更是一种智慧。但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如果这个问题是针对整个佛教的，那么在因果道中，答案要清晰得多，更加黑白分明。在金刚乘道中，答案则复杂得多，因为金刚乘可以说是个人选择，你必须真正地做出选择。

但我再次意识到，这个问题可能也源自于……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从何而来，它有许多所谓的背景。嗯，好吧，这听起来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不太好，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说明这一点：佛教的最终目标从来都不是发展社会结构。是的，它从来都不是那样。我这么说是针对许多其他宗教的——我认为许多其他宗教都与社会结构、道德伦理等等联系在一起，而佛教并非如此。我认为这总是会在情感上或理智上让人们感到有些矛盾，所以这就是原因所在。我总是鼓励大家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。

举个例子，我一直说，佛教里并没有所谓的「婚礼」。你知道，这是一种社会结构，也许很多宗教都有类似的规定，或者很多宗教甚至有关于偷了别人钱包该如何处置被偷之手的规定，但佛教里并没有。假设真的存在佛教婚礼，那么佛教徒更可能也会有离婚仪式——你知道，佛教徒是这样想的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广泛，非常广泛。如果你的这个问题源自于某种社会结构，那么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复杂。

但从根本上来说，这就是我需要告诉你的：如果你是佛教徒，你已经皈依了佛法僧，因此你不能伤害他人，这是根本。但是，伤害与否、帮助与否等等，这些也变得非常复杂，因为它们非常主观，好坏也是主观的。抱歉，我其实没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我无法用更清晰的方式解释清楚。

你知道，如果你是金刚乘上师，那么这一定意味着你在修习大乘，因此你不能伤害他人，绝对不能有伤害他人的意图和行为，绝对不行。好的，下一个问题。

如果金刚乘这么伟大，为什么这么多长期修习金刚乘的人仍然完全困惑，与现实脱节？

我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。嗯，你知道，仅仅因为你是修行者，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在正确地修习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也许他或她真的在试图脱离社会，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扰——这非常主观。也许你认为他们很困惑，或者说功能失调、与现实脱节。是的，我相信你可能会这么想。

这真的很难，不是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好吧，你说的是《精磨经》吗？你知道，如果你看看过去那些伟大上师写的祈祷文，你会发现很多类似的内容。例如，吉美·林巴对完美人类的定义是：如果你与人类的现实脱节，你就实现了你的目标，你做得很好。他有这样的祈祷文，例如，他说过什么来着？《一百件我希望永远不会成真的事》《一百件我不敢许愿成真的事》，诸如此类。所以，这可能又有点难

回答。

我不想这么说，但是……是的，我确信肯定有很多与现实脱节的金刚乘修行者。我是说我自己——我必须说，你知道，我自愿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不仅仅是这么说。嗯……是的，我已经在前面说过，你知道，在我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中，有很多……你知道，我身上有某种棘手的成分，这很棘手。但当我告诉我的导师该如何处理它时，他说这实际上意味着我正在佛法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挣扎。他说这或许至少是个好的开始。他说，至少我还在思考，至少我患有精神分裂症，至少我没有完全盲目地沉溺于这个虚幻的世界——我想这或许是好事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谈论「毒药即良药」这种程度的对话，你需要真正那样思考。我不想说我不能，我不想告诉你，好吧，这是正确的事，这是错误的事。伙计，我有什么资格说这些？你知道，我没有那种能力，我不是全能的人，可以决定你想做什么。

好吧，我有两个问题要记住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很想知道您能否详细解释为什么在金刚乘中收集对治（解毒剂）是如此不好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对于我们这些内心深处希望黑阿夏（Kalachakra）信条一百年后依然存在的人来说，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？尤其是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。

关于收集对治这件事，您需要听我说：这不好，但您仍然应该继续收集。您需要听我说，这就是密宗之道的精髓。我告诉您，密宗会告诉您一些事情，让你去做，还会让你去做其他的事情。你知道，就像在那洛巴的修行中，整个早晨都让您以本尊的身份升起，然后突然在一秒钟之内，您必须溶解一切，等等。至于保留对治，为什么不好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听说它不好？因为如果您拥有对治，那么您总是拥有对治的反面，而这是您不希望看到的。为什么？这意味着您有执取，所以要摆脱它们。就像财富，就像黑色的灰烬，所有这些——正如我所说，我认为你们现在做得对，你们只需要继续，继续你们正在做的任何事。

有时我们会感到沮丧，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个组织或一个委员会应该做这做那，当他们没有做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沮丧。但是，如果你看看佛法的历史，你会发现总是会有人突然出现来保护佛法，总是这样。看看佛法的历史，我的意思是，哇——无著和世亲的母亲，你知道，印度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，男人、男人、男人等等。然后还有这个……我想我们说的是无著的四到六世纪，甚至更早。一个佛教徒——你知道，她非常沮丧，她真的很想保护佛陀的教法。所以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她是印度女人，男人的世界，她不可能为了生个孩子就和王子发生关系……然后无著出现了。想想看，在印度，一个女人居然和王子调情，哇，她经历了多大的丑闻啊！然后，好像这还不够，她还抛弃了王子，然后和婆罗门混在一起，这在印度是不可接受的。然后出现了世亲——无著和世亲，他们就像是大乘佛教的先驱，地位就如同龙树菩萨一样。

所以我认为，最出乎意料的事情也能发生，我认为这是因为有人受到了激励。我认为这是真的，即使在当今世界，在佛法方面也是如此。我注意到，即使在西方，很多仁波切，像我这样的利益相关者，也没有像普通信众那样做得那么多。应该要做，但总会有这样的情况：一个带着三个孩子、没有丈夫的母亲，必须努力工作，她负责打扫中心、复印、做饭，还要让人们来听这些教义，她工作非常辛苦

。这些人总是会这样出现，我觉得这很好。

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嗯，还有一些问题，好的，来自网络空间。

你怎么能继续维护这个体系，以及那些毁了许多人生活、造成伤害的人呢？那些造成伤害的人毁了我的朋友和我的生活。

我不知道，这个问题又是从哪里来的？如果这个问题指的是我写过或说过的话，我一直都在谈论金刚乘需要如何守护和捍卫，而不是针对个人。如果人们仔细阅读……英语里有句谚语叫「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」，是的，我认为这很重要。所以，即使你看到的是像「道歌」(vajra songs) 这样的词，哇，你不能忽略它们，这些很重要，它们对很多人有益。仅仅因为某些人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期望和假设不能真正发挥作用，或者说，如果你也这样认为，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损失。这正是我一直想表达的，因为金刚乘真的非常珍贵。

是的，正如我所说，金刚乘因为很多密宗人士的行为而饱受争议，你知道他们的举止，他们不够熟练，他们散发出的……我不知道。但密宗的智慧本身非常珍贵，而且非常及时，尤其对现代人来说。我认为如果你想跳出思维定式，这就是最好的方式；如果你忽视这一点，是无法跳出思维定式的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已经思考了好几个月，尤其是在过去两年里，因为疫情，我们有很多时间思考。所以，是的，金刚乘非常了不起，需要保护。

好的，也许最后一个问题：你会对那些一心追求开悟而忽略了孩子的父母说些什么？即使是虐待——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育儿方面，我自己从未当过父母，所以我没有资格发表太多评论，但是，嗯……

我曾经告诉有孩子的朋友们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强迫孩子接受佛教的价值观和伦理，也不要简化佛教教义。即使从实际角度来看，孩子们似乎总是会反其道而行之，所以强迫孩子接受佛教教义可能并不明智。

如果你希望孩子也能遵循佛法，理想情况下，身为父母，如果你能以谦逊、慈悲、善良、宽容、胸怀宽广、视野开阔的方式修行，孩子们会一直为你感到骄傲，一直仰慕你，把你视为榜样。俗话说，父母才是孩子真正的父母。所以，我认为父母若能坚持自己的修行方式，孩子或许会更愿意主动亲近你，而不是被强行灌输。

我假设这个问题是针对修行佛法的父母而言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请不要强迫孩子，有时甚至要刻意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——这样他们反而可能更愿意亲近你。你知道，如果你让他们感觉你现在不需要他们，他们反而会想要更多。我觉得那样做或许才是对的。

但养育孩子真的很难，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。我觉得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被过度推崇和吹捧，而各种媒体又会让人彼此疏远。所以我不知道父母究竟能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——这值得好好思

考。我想，在想要融入群体和想要保持自我之间，总是会有冲突。我相信所有未来的世代都会渴望融入群体，但他们会如何融入，也许是透过社群媒体或网络。

总之，如果这个问题是关于身为佛教父母应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，我们至少应该真正地、正确地修行佛法，而不是将其强加于孩子——这一点不可忽视。我想是这样。

好的，谢谢。

是的，因为我也是那些孩子中的一员。顺便说一句，晚上好。我五岁的时候见过川普毕肖普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真的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叫声震耳欲聋。我母亲当时很年轻，是个18岁的单亲妈妈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仔细想想，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尖叫个不停。那是一种穿透力极强的能量。我清楚记得，那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母亲遇到了一个古怪的、残疾的藏族人，然后把我跟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塞进一辆卡车，横跨了整个国家。从某些角度来看，这很疯狂。但是，我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这段经历，绝对的任何东西。我能够站在这里，简直难以置信，这其中的功德无量。

我今晚本来不想站起来发言，也不想提问，但最后一个问题触动了我。它触动了我——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母亲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的母亲孕育了未来的佛陀。我的母亲，我很幸运，她还活着。她刚刚在坎波修道院完成了为期九个月的闭关修行，大家都叫她「火花」(Sparky)，这是她的昵称。德西·霍华德，有些人认识她。

记得吗？我们能不能表演个魔术？是的，会用到一些道具，但绝对真实。我没有任何成就或特殊能力，只是个普通人。但我确实随身带着一块石头，这会让一些佛教徒非常恼火，他们完全不理解，这让他们的不自在。他们会问：「那家伙是做什么的？」拉里，他是个犹太人，很有学问，他会说：「伊森，把那该死的石头扔掉！你拿着石头干什么？」我会说：「拉里，石头不会跑掉，它只是一块石头而已。但我会给你们展示一个魔术。看好了——一块石头，拉里，拥有秘密的魔力。你们觉得是什么？是引力！引力！」

现在我们在一个摆满佛的房间里。我们只需要你暂时化身为佛，即使只有一秒钟也好，如果可以的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件事。

所以我要许个愿。我手上这块石头很普通，我想让大家都看看——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对吧？它很普通。但这块石头也是一颗能实现愿望的宝石，价值连城。我打算给它投保，事实上，我正在考虑找律师，保额一百万美元。所以，我现在要许愿，这颗能实现愿望的宝石一定会实现。

这个愿望来自我的母亲。我母亲说她有这颗宝石。当时我在安纳波利斯皇家城，她说：「伊森，我随身带着这颗和平之门，用来练习布乐、雅乐和持明。」她当面告诉我，持明者伊森当面告诉约翰·卡洛

斯：「整个香巴拉王国都依赖于它。」就是跳这种滑稽的舞蹈，抱歉，这真的是一种极其痛苦的舞蹈——雅乐。你听过这种舞步吗？这是日本皇室的宫廷舞蹈。我之前在布雷顿角的时候意识到，我母亲实际上是某种传承的持有者，这很重要。这个传承来自托吉老师，持明者说你必须跳这种舞，因为整个香巴拉王国都依赖于此。他跟很多人说过很多话，他可能也跟拉里说过，例如翻译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事情，你做的每一篇文本都必须完美翻译。我明白这一点。

但我现在想许个愿，希望在2023年9月21日，在卡利法谷，我能拿出5000块钱，付给我母亲，让她穿上华丽的服装，带着现场乐队，跳雅乐。还有一些人会演奏一些非常独特的乐器。然后，我要邀请其他香巴拉艺术家，像是那些做插花的，甚至像吉娜·史蒂克那样脾气暴躁的—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惹她生气。但是，当你手里拿着她的一件瓷器时，你实际上就把香巴拉王国握在手中了。这真的让我很困惑，因为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暴躁，但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。

所以我现在许个愿。今天早上我走进一家古董店，发现了一块石头。很奇怪，我找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香巴拉佛杖，它有点像祝福佛杖，只不过这个是清朝的。它非常珍贵，而且我买的价格很合理。我想把它拍卖掉，用来给卡拉帕山谷里的小棚屋盖个屋顶。我们的卡拉帕宫殿里老鼠成灾，事实上，加里·布朗，卡利帕谷的导演，他当时正在上面修屋顶——我没开玩笑，蛇从天花板里爬出来了！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屋顶。我承诺，两年后，我会用这块石头，在你们的帮助下，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新的屋顶。

好的，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的时间。还有，里姆查，你知道的，你随时可以叫我停下来休息。总之，我非常感谢你们抽出时间，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不，谢谢。好的，拉里，你将会亲眼见到这块石头。

〔音乐〕